



新疆
地理

新疆风土杂记

于文胜 邢刚 主编
文昊 编

——新疆风情录①

天山 塔里木

喀纳斯阿尔泰

魔鬼城 吐鲁番

喀什 巴音布鲁克

哈密 克拉玛依

火焰山 帕米尔

罗布泊 额尔齐斯河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新疆地理系列丛书

新疆风土杂记

——新疆风情录①

文 昊 编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丛 书 名 新疆地理
主 编 于文胜 邢 刚
本册书名 新疆风土杂记——新疆风情录①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830001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6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mm 大 32 开
印 张 102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74 - 0488 - 7
定 价 396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新疆风土杂忆	茅 盾 (1)
昆仑山的太阳	刘白羽 (7)
天山路	袁 鹰 (10)
伊犁, 伊犁	张贤亮 (15)
城在白杨深处	袁 鹰 (19)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23)
大戈壁 · 火焰山 · 葡萄沟	汪曾祺 (28)
魔鬼石	刘畅园 (31)
秋天的札记	周 涛 (34)
石河子秋色	梁 衡 (39)
蝴蝶沟	张新泰 (41)
昆仑采玉	梁鸣达 (45)
天山行	周渝珠 (48)
新疆民间喝茶逸闻	谢善智 (51)
解读巴扎	刘学杰 (52)
喀什的小巷	刘学杰 (61)
阿帕霍加墓巡礼	李 恺 (109)
慕士塔格月夜	(瑞典) 斯文 · 赫定 (115)



帕米尔散记	于文胜(118)
边陲四景	马建勋(132)
追寻龟兹故国	赵天益(135)
三山两盆	咎万春等(140)
秀美的绿洲	咎万春等(147)
神池浩淼	咎万春等(153)





新疆风土杂忆

——茅盾

迪化^①在阳历10月初即有雪。但10月天气最佳,可说是“寒暖适中”。12月后始入正常的寒冬,积雪不融,大地冻结,至明年4月初始解冻(有时为3月中旬)。冬季少风,南方冬季西北风怒吼之景象,以我所得短暂之经验而言,在迪化是没有的。然而冬季坐车出门,虽在无风之日,每觉寒风刺面入骨,其凛冽十倍于南方的西北风,此因户外空气太冷之故。室内因有大壁炉,且门窗严闭,窗又为双层,故融暖如春,然而门窗尚有罅缝,则近此罅缝之处,冷风如箭,触之战栗;此亦非风,而因户外空气太冷,冷故重,觅罅隙而钻入,其劲遂似风。室内铺厚毯,亦以防寒气从地板之细缝上侵。关西大汉张仲实素不怕冷,在家时洋服内仅穿毛线衫裤,无羊毛内衣,某日忽觉腿部酸痛,举步无力,此为腿部受寒之征象,然不明寒气从何来;越一日始发现寒气乃从书桌下来,盖书桌下之地毯一角上翘,露出地板之罅缝,寒气遂由此浸润。北方人常言地气冷,故下身所穿必须较上身为多,必解冻以后,乃可稍疏防范。3月中,有时白天气温颇高,往往见迪化人上身仅穿一单衫而下身仍御厚棉裤。

最冷的日子通常在阴历年关前后;白天为零下20度,夜间则至40余度。此为平均的气温。在此严寒的季节,人在户外半小时以上,皮帽、大衣领皮、眉毛、胡须等凡为呼吸之气所能接近之处,皆凝积有薄薄白霜,胡须上往往还挂着小小的冰珠。人多处,远望雾气蒸腾;此亦非雾,而为口气凝成,真所谓“嘘气成云”了。驴马奔驰后满身流汗,出

① 迪化:乌鲁木齐旧称。



气如蒸笼,然而腹下毛端,则挂有冰珠,累累如葡萄,此因汗水沿体而下,至腹下毛端,未及滴落,遂冻结为珠,珠复增大,遂成为冰葡萄。

地冻以后,积雪不融,一次一次雪下来,碾实冻坚,平时颇多坎坷的路面,此时就变成了平坦光滑,比任何柏油路都漂亮。所以北方赶路,以冬季为最好。在这时候,“爬犁”也就出现了。“爬犁”是土名,我们的文绉绉的名称,就是“雪撬”。迪化的“巴依”们,冬季有喜用“爬犁”者。这是无轮的车,有滑板两支代替了轮,车甚小,无篷,能容2人,仍驾以马。好马,新钉一幅高的掌铁(冬季走冻结的路,马掌铁比较高,于是马也穿了高跟鞋),拖起结实的“爬犁”,在光滑的冻雪地上滑走,又快又稳,真比汽车有意思。但“爬犁”不宜在城中热闹处走,最好在郊外,在公路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巴依”们驾“爬犁”,似乎还是娱乐的意味多,等于上海人在夏天坐车兜风。我有一首歪诗记之:

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阿爹新买玉华骢^①。

北方冬季少霜。如有之,则其浓厚的程度迥非南方人所能想象。迪化冬季亦常有这样的严霜。晨起,忽见马路旁的电线都变成白绒的彩绳,简直跟圣诞节人们用以装饰屋子或圣诞树的比手指还粗些的白绒彩绳一样。尤其是所有的树枝,也都结起银白的彩来了。远望就同盛开了银花。如果树多,而又全是落叶树,那么,银白一片,宛如繁花,浓艳的风姿,和盛开的樱花一般——而樱花尚无其洁白。此种严霜,俗名“挂枝”,不知何所取义,或者因其仅能在树枝上见之,而屋面地上反不能见,故得此名。其实霜降普遍,并非独厚于“枝”,不过因为地上屋面皆已积雪,本来是白皑皑的,故遂不觉耳。但因其“挂枝”,遂产生

① 骢:青白色的马。



了神话：据说天山最高之博格达峰为神仙所居，有冰肌雪肤之仙女，为怜冬季大地萧条，百花皆隐，故时以晶莹之霜花挂到枝头。此说虽诞，然颇有风趣，因亦记以歪诗一首：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①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吾尔族人民之游

① 藐姑仙子：古代传说中居住于藐姑射山之仙女。



新疆地理

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①，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②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③或迪化，往往资斧^④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抗战前，新省对外商运孔道，为经镇西而至绥边，有绥新公路，包头以东则由铁路可抵天津；此亦为新疆多天津商人之一因。抗战后，绥新公路为新省当局封锁，表面理由是巩固边防。目前新省以外商运，已经有组织地集中于官商合办之某某土产公司之手，情况又已不同。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⑤，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

① 杨柳青：地名。在天津附近。

② 回疆：清代对新疆天山南部的通称。

③ 镇西：古县名。即今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

④ 资斧：本义为利斧，后称旅费、盘缠为资斧。

⑤ 《新疆图志》：为新疆建省后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志书。清末王树楠等编纂。



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 10 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 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 50 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其一：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①灶断烟。

其二：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②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

雪莲有无，未能证实，然天山峭壁生石莲，则余曾亲见。离迪化约百余里，有白杨沟者，亦避暑胜地，余曾往一游。所谓“白杨沟”，实两山间之夹谷耳，范围甚大，汽车翻越数山始到其地。此为哈萨克族人游牧地，事前通知该管区之“千户长”^③，请彼导游，兼代备宿夜处。

① 黄冠：指道士。

② 饕（tāo）：贪食。

③ 千户长：旧时哈萨克族的官吏名。



新疆地理

“千户长”略能汉语，备马十余匹，请客人作竟日之游，出“白杨沟”范围，直抵焉耆境之天山北麓。途次经过一谷，两岸峭壁千仞，中一夹道长数里，山泉潺潺，萦回马足；壁上了无草木，惟生石莲。此为横生于石壁之灌木，叶大如掌，形似桐叶，白花五六瓣甚巨，粗具莲花之形态，嗅之有浓郁之味，似香不香，然亦不恶。询之“千户长”可作药用否？渠言未知可作何用，惟哈萨克族人间或以此为催生之剂，煎浓汤服。石莲产于深谷，盖不独白杨沟有之。

夏季入山避暑，宿蒙古包，饮新鲜马乳，是新疆摩登乐事。但亦游牧民族风尚之残余。维吾尔、哈萨克两族之“巴依”每年夏季必率全家男女老小，坐自家之大车，带蒙古包、狗，至其羊群所在之山谷，过一个夏季的野外生活。秋凉归来，狗马皆肥健，毛色光泽如镜面，孩子们晒成古铜色，肌肉结实。

马乳云可治肺病胃病；饮了一个夏季的马乳，据云身必健硕，体重增加。但此恐惟在山中避暑饮之，方有效验；盖非马乳之独擅神效，亦因野外生活之其他有益条件助成之也。维吾尔、哈萨克族人善调制马乳，法以乳盛革囊中，摇荡多时，略置片刻，又摇之，如是数回，马乳发酵乃起沫，可食。味略酸而香冽，多饮觉微醺；不嗜酒者饮马乳辄醉。初饮马乳者，常觉不惯，然经过一时期，遂有深嗜，一日可进十数大碗，而饭量亦随之增加。然马乳新鲜者，城中不易得。马肉制之腊肠，俗名马肠子，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所制者甚佳。据云，道地之马肠子，乃用马驹之肉，灌入肠管后挂于蒙古包圆顶开口通风之处，在风干之过程中，复赖蒙古包中每日自然之烟熏——盖包中生火有烟，必从顶上之孔外出也。马肠子佳者，蒸熟后色殷红，香腴不下于金华火腿。避暑山中者，倘能骑马爬山，饮马乳，食馕（一种大饼），佐以自制之奶皮（即牛乳蒸热后所结之奶皮）、草莓果酱、马肠子、葡萄，睡蒙古包，则空气、阳光、运动，富于养分之饮食，一切都有，对于身体的益处是不难想象的！



昆仑山的太阳^①

——刘白羽

在新疆,特别到南疆的时候,有一个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不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强烈的色彩,酿出浓浓的甜蜜,发出郁郁的芳香,我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站在茫茫地球之巅,我离太阳太近了。

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啸之时,突然一下凝固,因而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现出亮晶晶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这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掠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里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盐,有盐河、盐湖、盐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一百多公斤的盐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

飞机忽然震颤起来,我们已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上,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得飞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下,会埋着

① 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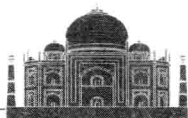


新疆地理

滔滔油海或茫茫煤山以及其它珍奇的宝藏。太阳的光和热给万物以生命,我就不相信在这里只制造石砾和泥沙。我们在塔里木盆地上空飞行近一小时。黑褐色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浅黄色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一幅图案画。

当我从飞机上翘首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有一道闪光一下震撼我的心灵。我看见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雾密、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拂御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下冲激下来两条汹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什河,又叫白玉河;西面一条是喀拉喀什河,又称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迂回旋卷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汉书》记载于阗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的玉,每当月明星稀就闪闪发光……

我们降落在和田,这里就是“万方乐奏有于阗”的于阗故国,它是丝绸南路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访问了于阗遗址买利克瓦特(维语为“繁荣的王城”)。在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有一条浅白色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象落满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刻有精美的花纹,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返乌鲁木齐途中,曾在库车停留,其东面就是轮台,岑参诗云:“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十数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且由于烟熏火燎已毁坏一部分。即使顽石铁铸亦将随着岁月消残浸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上的宝库,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叙一番于阗,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



思古之幽情，也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莽，我说新疆绚烂多彩。

从和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雄浑壮伟的声势了，但喀什的炎热的尘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阴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生活之美。白髯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策策而行，妇女身上飘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鞘宝刀，喀什精美的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阳光，在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汁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那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飞出一条叶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旋出地面，原木将随融解的冰河冲激而下，棉花会像雪花绒绒铺盖大地。我们在前进！我们在奋战！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这在灵魂里闪着共产主义光辉的人，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与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你，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

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因此这篇文章也不需要什么结束。不过我必须作一个题解，我在这里歌唱的不是燃烧的昆仑山高空的太阳，我写的是昆仑山怀抱里的人们的太阳，这太阳就是新疆。我说新疆富饶美丽，它永远像太阳发热发光。



天山路^①

——袁 鹰

住在内地的人,对新疆大都有强烈的兴趣,遇到有谁从天山南北回来,总要兴致勃勃地攀谈一番。攀谈,也总是先问两件事:一是天气,二是道路。天气,是容易回答的。“有冷有热,冷的地方极冷,热的地方极热,以乌鲁木齐而论,同北京也相差不远。”这样一说,恐怕大致也差不离。但说到道路,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介绍得清楚的了。

新疆有各种各样的道路。上下两千年,纵横三千里,大大小小的路上,铺满了历史的风霜,记下了漫长的黯淡岁月。

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到两千年以前,我们会想到天山路是一条繁忙的纽带。在这条苍茫的大道上,驶过张骞的车骑,奔过班超的鞍马,从南道^②向西方运去一匹匹的丝绸,从北道为中土运来一捆捆的皮毛。天山路,在千百年前,就为祖国经济的繁荣默默地尽过力。你看:“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穆天子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天子命种之内地。”(《史记·大宛传》)“张骞由西域输入胡瓜于中国”,“张骞使西域还,始得葡萄种。”(《本草纲目》)……这只是在植物这一项里举的少数例子。那时候,真是“殊方异物,四方而至”(《汉书·西域传》),又无一不是走的天山路。日影斜横,黄埃萧索,驼铃单调地摇晃,人们走着,走着,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多少双脚走遍天山南北的茫茫戈壁滩,踩出了一条条道路。这大大小小的路,正是

① 选自《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略有删节。

② 古代丝绸之路有南道、北道之分。南道在塔里木盆地之南,阿尔金山、昆仑山之北;北道在天山之南,塔里木盆地之北。



千年百代的人前仆后继、战胜荒沙的战绩。究竟哪条路是哪个朝代的谁开的？恐怕大都无从查考了。反正年年代代，都会有新的路开拓出来。前人开路后人行，后人又为再后面的人开路。那些胼手胝足、开辟蒿莱^①的无名英雄们，岂不是永远值得后世子孙深深崇敬的吗？

然而，迢迢的天山路上，也曾经弥漫过无尽的哀伤。

漫天风雪，一小队人马荷着戈，背着囊卷，踏上天山路。狂风呼啸，吞没了马嘶人语；四野茫茫，看不到半点人烟，感不到半点温暖。岑参在风雪里苦吟着：“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封建帝王穷兵黩武，驱使劳动人民的子弟踏上遥远的征途，在天山路上，演出一幕幕兄弟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人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对这种不义的战争，人们是愤懑的。可是，满腹哀愁，何处去吐？满腔血泪，向谁倾诉？李益^②在月夜低唱：“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行路难，行路难啊！横笛呜咽地吹奏着，笛声凄凄切切地在戈壁滩上漂浮，飘进一座座营帐，飘落一行行眼泪。关山月，关山月冷冷清清地照着空旷的大漠，望不见家乡，望不见来时的路……

荒凉沉寂的年代终于过去了，兄弟间血染黄沙的不幸岁月，也一去不返，滚滚的历史烟尘，无穷无尽的灾难，都一起消逝了。而今，灿烂的阳光，融化了天山群峰的积雪；融融的春水，欢乐地流进塔里木、准噶尔和吐鲁番辽阔的大地。“过去我们的家乡啊，黑暗又凄凉；现在我们的家乡啊，人旺牲畜也旺！……”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的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南北，开辟出一条又一条更广阔的新路！

天山路，成了祖国心脏通向边疆的大动脉，成了边疆 13 个民族的人民走向北京的大道。天山脚下，有全国最长的铁路线。兰新铁路沿

① 蒿莱：野草。

② 李益（748 - 827）：唐代边塞诗人。



新疆地理

着祁连山西来,过红柳河,奔往新疆。像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它连气也不喘一口,就爬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跨过沟谷,踩过流沙,穿过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在白杨河、达坂城一头钻进天山,来到乌鲁木齐,然后再奔过沙漠,趟过绵延 20 公里终年渗水的泥沼地,最后要在阿拉山口完成自己漫长的旅程。这是一条历尽崎岖、千辛万苦的道路。它本身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百折不回、昂首前进的崇高形象。乘惯平原上舒坦列车的人们,请你到兰新铁路上来领略一下新的风光吧。列车过处,既不见青山绿水,又没有小桥渔舟;既不闻水稻和菜花香,也听不到鸡啼犬吠。它的两边,只有杳无人迹的戈壁滩,只有挺直的白杨和一簇簇的红柳。也许列车接连奔驰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色却丝毫未变。但是,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曾为这种壮阔、严峻的景象振奋么?难道这种豪迈、恢弘的气概,不正是我们企求和期待的么?这条漫漫长途,会告诉你在人生的途程上,怎样去克服坎坷,怎样去迎接和战胜各种各样的障碍!

在石河子,我们走过生产兵团农场的那些林阴大道。在这儿,真能用得上“大道直如发”那句古诗。可是它又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路。笔直的大道,被青色的屏风、绿色的帐幔重重叠叠地围护着,掩蔽着。而那些几十公里长、几十米宽的绿色长城,也就显得更加壮丽、更加威风凛凛了。这只是在平地上看的,若是在飞机上往下看呢?一定是一盘锦绣,整整齐齐而又花团锦簇。是的,人们在说到防沙林带,说到林阴大道的时候,惯常用“绣花”、“图案”等等美妙的词儿去形容它们,可是,你可曾想到这些图案,是怎样经过绣花人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来的呢?这些使人赞叹不已的道路,是怎样经过生产兵团战士们的手,一锹一镐地修建起来的呢?它们给战士的手上加上了茧子,给将军的头上增添了白发;它们也给几百万亩小麦和棉花带来了壮实的生命和丰硕的收获,给一切过往行人带来兴奋和喜悦。试想:当你在戈壁滩上走了很久很久,嘴干了,脚酸了,身子困乏了,忽然,像一脚跨进花树缤纷的大花园似的,面前蓦地出现绵亘不尽的一片浓绿,浓绿中